

神探古罗夫探案集

嗜血豺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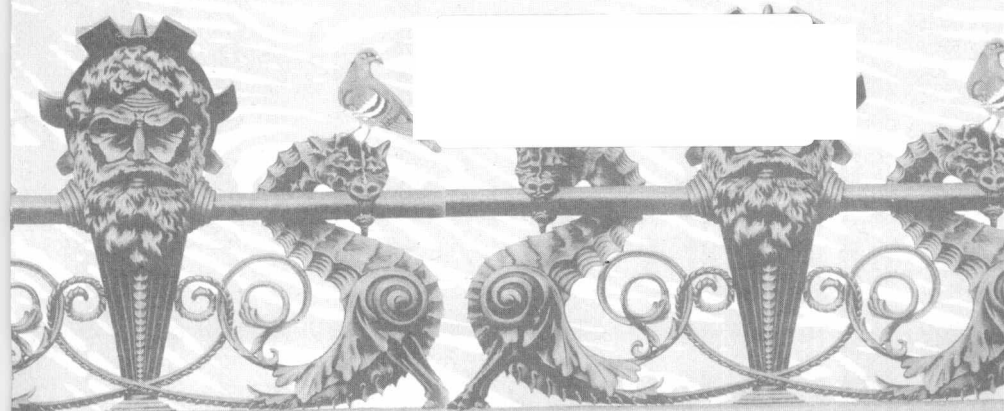
[俄] 尼·列昂诺夫 著
蒲一平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

嗜血豺狼

〔俄〕尼·列昂诺夫 著
蒲一平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嗜血豺狼 / (俄罗斯) 列昂诺夫著; 蒲一平译.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1

(神探古罗夫探案集)

ISBN7-80605-964-4

I. 嗜... II. ①列... ②蒲... III. 侦探小说—俄罗斯
斯—现代 IV. 1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9867 号

神探古罗夫探案集

嗜血豺狼

[俄] 尼·列昂诺夫 著

蒲一平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信达雅印务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75 印张 5 插页 313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05-964-4/I·833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43)



作者简介

尼·列昂诺夫1933年生于莫斯科，1999年1月去世。大学法律系毕业，在警界当侦探10年，其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著有侦探小说30余部，其中以古罗夫为主人公的12部，皆被拍成电影。在俄国家喻户晓，有口皆碑。正像俄国文学报1999年9月15日介绍的那样，“只要你走进莫斯科地铁，每个车厢里肯定有人手持列昂诺夫的小说在阅读”。作者1998年12月30日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在30年代同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好莱坞的优秀侦探影片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面临着严重的犯罪形势，但愿我的小说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因为警魂能镇住匪魂，能唤醒民魂。”

Ребятствующие мша.
 Куров Лев Иванович.
 Кряжко Столышев Василий.
 Мария Строева - жена, актриса.
 Орлов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 генерал.
 Колесников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 бухгалтер.
 Сильвар, хромый, рабоч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Аверкин.
 Билин медведи.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и семья.
 Клавдия Николаич
 Генерал, Фокин Ив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Бунин Лев Васильевич - хозяин города. Братья охранники
 Левович Протвиц
 "Оружие Аркан-200" и мистификатор "Бератто". Катучев.
 Генерал Соколовский Олег Евангелиевич.
 Сидорова - авторитетный судья областного оперного театра "Ведение"
 "Сазан" Андрей Тарасов.
 Тамара Старова.
 Шаров Семен Кириллович - мистификатор, физик-разведчик
 Сторонин -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Инженер
 Братя; Авторитет: Тишин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Акция".
 Вице-президент Тишин Семе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Завьялов - отец Семена
 "Самсон" авторитет - мистификатор Виссентинский Катерина.
 мистификатор "Амурской". Вертикаль Никитична
 Носия - борцовская группа.
 Авторитет - Сазан Кастро.

作者手迹

内 容 简 介

刚开始时，古罗夫上校不想接办银行金融家戈尔斯特科夫的案子。保证金融巨头女儿的人身安全是一件庸碌的小事，用不着动用莫斯科警方的传奇人物古罗夫这样的干将。

但这件寻常事却把古罗夫带进了俄罗斯当局的最高层，让他看见了那儿的腐败、“宗派”利益、不可遏制的政治野心和冷酷的争权夺利。他们为更大规模的犯罪——刺杀国家总统提供了基础。于是，阴谋家的道路上出其不意地出现了一位大难不死的侦探——列夫·古罗夫……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32)
第 三 章	(68)
第 四 章	(101)
第 五 章	(133)
第 六 章	(165)
第 七 章	(186)
第 八 章	(205)
第 九 章	(226)
第 十 章	(254)
第 十 一 章	(280)
第 十 二 章	(308)
第 十 三 章	(340)
第 十 四 章	(368)
第 十 五 章	(398)
第 十 六 章	(430)
尾 声	(462)

第 一 章

在俄罗斯人人人都知道，礼拜一是个沉重的日子。即便你滴酒不沾嘴唇，身体上也感到自己很舒服，反正在这一周的头一天还是不想工作。因此，那铁铸的汽车在开动之前需要预热一段时间，也就完全合乎情理了。至于那些在双休日贪杯暴饮的人，最好别提及礼拜一的话题。上苍老人尚未对这种人找到恰当的词汇。

当然喽，我们的故事最好也能在别的一天开章，比如在众人皆知的一周内最好的一天——礼拜五，可违背真理的事谁也不会大声嚷嚷的。时令进入一月二十二日，空中飘着稀稀落落的雪花。这些雪片看去悠悠哉哉，按说是要落到地上的，可它们一点也不着急，安安详详地东飘西荡，粘贴在汽车的前窗玻璃上。没有汽车的人竖起领子走路，雪花正好在领子里边找到自己的最后栖身之地。

刑侦全权探长古罗夫上校脱下自己的熟羊皮短皮袄，用

力在办公室的门上摔打着落雪，然后蹑蹑脚跨进门槛。

既是得力上校又是朋友的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已经坐在桌旁写着什么材料。

“日安，斯坦尼斯拉夫，”古罗夫说，把皮袄挂在墙角上的文件柜门上。

“你是处长，”克里亚奇科面带满意的笑容，放下钢笔伸了伸腰，“如果你能允许将这个鬼日子改成吉祥的日子，我赞同。”

古罗夫再一次蹑蹑脚，想把皮鞋上的雪全部抖落。

“难道门口就不能铺一块小地毯吗？”

“会被人偷走的，我可以把邻居的地毯偷过来，如果你保证能用钉子钉在地上的话。彼得请你去他那儿。”

总局局长彼得·尼古拉也维奇·奥尔洛夫少将是行动队员们朋友，凭克里亚奇科的语气判断，没有发生非常事件，于是古罗夫不满意地问道：

“他没有说要谈什么事吗？”他走到自己的桌子前边，翻开他在上边打了问题记号的台历，想记起这个记号是什么意思，就是记不起来了。

克里亚奇科把卷宗放回墙角上的文件柜里，锁好柜子门来到朋友面前，从他的西装翻领上捋下一根不起眼的绒毛，绘声绘色地说：

“穿得如同伦敦的纨绔子弟……，我们去吧。”

“他也叫你去？”

“没有叫，我担心你会迷路。”

将军的办公室同侦探的办公室只隔两个门。

“如果你从办公室被轰了出来，你就去表演小型艺术节

目，你的微笑天真自然，而我的俏皮话在那儿又没有市场。”

古罗夫比克里亚奇科大四岁，高半头，但斯坦尼斯拉夫总能找到妙法对待自己的朋友和首长，甚至表现出领导体贴下情的举动。古罗夫是一位很有天赋的侦探，但待人处事以直率为本，不愿意曲心迁就地同领导搞好关系。奥尔洛夫将军虽为总局局长，但从来不以领导自居，理解并关心古罗夫，暗地里羡慕他同当今世界的强手打交道时所表现出来的叫真的傻劲。古罗夫的力量和勇敢的秘密就在于他为人十分单纯。他担任的职务比他的资质低好几个档次，就连任何一位部长也拿这位侦探没有一点办法。对他只能实行解职，可谁也舍不得丢弃这样的专家里手。须知任何一位主治医生也不会仅仅因为乖僻的性格而解除一名手术高超的外科大夫的。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一旦你的亲属或总统身边的某个人得了大病，你该找谁来医治？你放心别人的手术刀吗？”

“列夫·伊万诺维奇，我请你少谈昨天的电视节目，我们是警察，政治不是我们的智力范围的事。”克里亚奇科打开奥尔洛夫接待室的门时说道。

昨天晚上的电视节目“最终结局”，文明而公开地让总统出了一回洋相。有关灭绝五一镇的报道，即车臣恐怖分子抓获人质后盘踞在那儿遭到清剿的报道，是一周来报纸和电视节目中争论的焦点，部长们把这次事件称为解放人质的军事行动，认为是联邦力量的一次无可争议的胜利和对杜达耶夫将军的一次严峻的教训。昨天“最终结局”把一周来总统所讲过的话和主战部长们所干的事一件一件按顺序展播出来以后，发生了一场思想混乱。原来总统经常说的是蠢话和假话，而肩扛数星的将军们肆意妄为，干的是犯罪勾当。

克里亚奇科知道得一清二楚，古罗夫接受这个事实时心情很沉重，一定会抓住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办公室里只有奥尔洛夫将军没有别人时，一切倒无所谓，让列夫披肝沥胆说个够，彼得听而不答，可以说自顾忙自己的事，对不该问的事一概不介入。可将军办公室有可能坐着新闻记者……

“同事们！”将军的秘书薇拉喊道。“你们最好去小卖部坐一会儿。巴尔金刚到不久，看样子他们谈话的气氛很沉闷。”

尼古拉·伊里伊奇·巴尔金是内务部副部长，对刑侦工作一向置若罔闻，可以说对整个探案一窍不通，但人品高尚，近来开始亲身莅临部下的办公室。

斯坦尼斯拉夫推测，副部长来这里是为了躲避成天围得团团转的新闻记者。

“我们给他来个自讨苦吃地闯入怎么样？”斯坦尼斯拉夫把古罗夫往门里推。“副部长在这方面不会计较，我听说有一位普通士兵曾当面骂他是饭桶。”

“我们是侦探部门的人，同军方的行动毫无共同之处。”古罗夫回答。“薇拉，我是应召而来的，请你通报一下。让将军决定这一会儿要不要我们进去。”

“薇拉，别这样做。”克里亚奇科连忙阻止说。

“古罗夫上校还没有来吗？”传音器里传来了奥尔洛夫的声音。

薇拉按了电钮回答说：“古罗夫与克里亚奇科两位上校刚到，彼得·尼古拉也维奇。”

“让他们进来，”奥尔洛夫说。

“那就进吧，死猪何怕开水烫！”克里亚奇科推开厚重的

双层门。

“日安，将军先生们！”古罗夫走进了办公室说。

“你们都好！”克里亚奇科站在朋友的后边说。

巴尔金和往常一样穿一身潇洒的民服，默默地点点头。奥尔洛夫从桌旁站起来向部下伸手。

“你们好，请坐下！”他趁古罗夫尚未来得及走向自己喜爱的地方之前，严肃地看了他一眼。

古罗夫会意地笑了笑，在会议桌旁的一张硬面椅子上坐下来，因为侦探坐不惯柔软的客座扶手椅子。大约一个月之前，侦探同副部长进行过一场僵硬的谈话，尽管他们彼此知礼敬重，巴尔金从那一天起同古罗夫疏远了。首长不愿意第一个迈出和解的一步，而侦探对这一类小事压根儿没有放在心上。

“我们今天不谈政治。”奥尔洛夫顺手合上放在他面前的文件夹并推到旁边，仿佛腾出了一块厮杀的场地。

“非常明显，我们不是政治家，而是刑事专家。”克里亚奇科支持首长。

“这样做更安全，政治上的事只要你敢动嘴鼓舌，准让你沾腥惹臭。”古罗夫掏出香烟啾啾奥尔洛夫，得到他的默许后抽了起来。

“当部长怪可怜的，刚弄到一位得心应手的人，似乎又陷入了泥潭，现在又在等待新手了。”

“侦探如此放肆讲话，仿佛副部长在办公室并不存在。”巴尔金愁眉苦脸地瞪着眼说：

“列夫·伊万诺维奇，您好像也是个有教养的人。”

“顺便奉告一声，我的父亲当过上将，现在农村亲手建造

柴房，”古罗夫回答。“尼古拉·伊里伊奇，我的老爹时时刻刻都有一把备用的斧头。”

“我们现在来谈工作。”奥尔洛夫瞬时合了一下眼，从文件夹中取出一封信递给古罗夫说：“趁你手里还没有拿起斧头之前，你先看看信，这是你该管的事。”

古罗夫站起来接过信，看看信皮肯定地说：

“用指头一掂便知一二。”

“真神了，”奥尔洛夫用嘲笑的口气回答。“信是尼古拉·伊里伊奇带来的，他直接收自发信人。”

信封不标准，是国外的产品，没有邮票，未盖邮戳。

“我喜欢读匿名信。”古罗夫从信封里取出叠成四方的信纸，展平对着光线看了看，然后才读了内容：“尊敬的尤里·卡尔洛维奇，请您珍惜女儿”。落款签名的字迹难以辨认，但古罗夫还是说了自己的看法：“写信者是个胆大包天的人，无所畏惧。尤里·卡尔洛维奇的父亲是德国人对吗？他究竟是谁呢，尼古拉·伊里伊奇？”

“戈尔斯特科夫，”巴尔金回答。“戈尔斯特科夫·尤里·卡尔洛维奇在今天的俄罗斯是个头号金融财阀，又是个作风非常正派的人。”

“他自己认可了吗？”古罗夫站在中立角度问，把信交给斯坦尼斯拉夫，后者接过信封没有开启，放在将军办公桌的角上。

“一年多来我对你们有了深入的了解，”巴尔金说。“所以我没有召集大家去部里，而是亲自登门，请诸位对这件事严肃对待。”

克里亚奇科突然插言道：

“我们的为人向来严肃，中将先生，对我们加压毫无意义。只要彼得·尼古拉也维奇下命令，列夫·伊万诺维奇就会按命令办，哪怕碰得头破血流，我们也要拼力干到底。我没有读信，但我理解这只是一种威胁或者是一种警告。戈尔斯特科夫不只是个金融巨头，亿万富翁，也是个带有政治色彩的人物，他的事还是让相应的特工机关去处理为好。”

巴尔金站起身子，向奥尔洛夫点点头说：

“对不起，彼得·尼古拉也维奇，”他说完便离开了办公室。

“斯坦尼斯拉夫，你真是好歹不分！巴尔金是副部长，亲自登门求助，你硬要伤人家的面子！”奥尔洛夫提高了嗓门。“你成何体统，应当知道分寸！”

“在我们的总统钻进粪坑里去的时候，他的精英部队便在洁净的田野里开枪杀人！”古罗夫终于开腔了。

“住嘴！”奥尔洛夫挥拳猛击桌子。“你们是警官，我们有逐级服从的制度！”他歇了一口气，用两只手擦了擦脸。“魔鬼让我同你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是魔鬼在二十年之前让你开始结缘的，”古罗夫心平气和地回答。“那时你还没有当上大权在握的将军，不过那时你可以下命令，今天也可以下命令。一旦你下达命令，我们一定根据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来执行。这是一桩私事对吗？”他指指信，克里亚奇科点点头。“你再读一遍吧，尽管信中没有一点新内容。如果这么一张纸是一位普通的工程师收到后送来的，那我们警察局的值班员早就把它扔到废纸篓里去了。”

“尤里·卡尔洛维奇·戈尔斯特科夫为其中一位总统候选人提供助选资金。”

“我明白了，彼得·尼古拉也维奇，”古罗夫插话说，“但必须遵从起码的程序，对这样的威胁理应由安全机关，而不是由警方来查处。彼得·尼古拉也维奇，我亲爱的朋友，我不是耍脾气使性子，而是真心实意地不想卷入政治斗争。”

古罗夫挚情坦荡地看着朋友，本想尽量把话说得婉转一些，但还是使用了粗旷而刺耳的词语。

“我请求你向巴尔金解释清楚，这不是我们管的事，你给他好言善语讲道理，准会马到成功。在这一方面我们连奸细渠道都没有，无人可以用来暗中操作。”

“我理解你说得对，”奥尔洛夫温和地回答。“但尼古拉·伊里伊奇不是放着好日子不过来我们这里找事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他是咱们的上司，我已经过了争功邀名的年岁。所以我说孩子们，请你们停止争论，拿走来信开始干吧。列夫，你去拜访一下戈尔斯特科夫，利用你的口才向他说明情况，而斯坦尼斯拉夫去找他的女儿，摸清她学习的地点和交际范围等。你们可以走了，祝你们成功。”

古罗夫同金融巨头通了电话，他邀请上校去办公室一谈，但上校主张在家庭气氛中易于交谈，便执意阐明了自己的想法。

“一般地讲我在家里不会客，”戈尔斯特科夫回答。

古罗夫沉默了一下，心里想这个人应当自己明白，“不会客”一语同目前的情况不相符。戈尔斯特科夫终于茅塞顿开，赶忙说道：

“请原谅，我让工作弄昏了头，我们找个地方一起吃午饭怎么样？”

“谢谢，我还是喜欢在你们家里谈话。”古罗夫说：“最好让您的女儿也参加。”

“尤莉雅？很遗憾，她现在不在莫斯科。我把她送到国外去了，我想这样会更明智一点。”

“有可能，”古罗夫表示同意，对主人柔和的自信的声音很喜欢。“请您记下我的地址，哪一天哪一刻对您方便，您来决定吧。”

“就放在今天，”金融寡头不假思索地答道。“现在让我看看今天晚上有何安排……好吧，这个活动可以取消。定在十九点您满意吗？”他接着报了地点。

“就这么说定了。”

“要派车去接吗？”

“可以，”古罗夫立即同意了，不想晚上开车走生路。“十八点半在部机关门口等。”

他放下话筒，看着坐在对面的克里亚奇科说道：

“你的女宾正在某个地方晒太阳，父亲把她藏到远离罪恶的地方去了。男士的声音很悦耳，但我预感到他的身材不高大，戴着眼镜，穿厚底鞋，个头同你相仿。二婚，妻子是个瘦高型的大美人，娇生惯养的女儿不工作，不学习，在人生的激流中寻找自己的定位点，只顾大手大脚地糟蹋父亲的钱财。”

“你生什么气呢？”斯坦尼斯拉夫惊异地问。“姑娘不在莫斯科？那太好了，我可以有时间整理你的公文卷宗了，这一阵子我忙得没有腾出手来。”

“摇笔杆子的事没有人愿意干，而我干脆就耐不下性子。”古罗夫打开保险柜，把一个写着“杂案”的卷宗放到桌上。

“我们一起干到六点钟，然后你回你的家，而我将为了某个未知的目的去某个未知的地方。”

即便他是个颇有才华的侦探，但首先也是个人，有时同样犯错误。古罗夫对戈尔斯特科夫以及其妻其家的描绘，正好是一百八十度的翻转。他惟一猜对的东西就是这辆舒服的宽体外国汽车“BMB”和这位三十出头体魄壮实沉默寡言的保镖。亿万富翁住的不是郊区的豪华山庄，而是和平大街上一个胡同里相当一般的住宅，门口不仅没有人把守，一扇木门破旧得朝内倾斜进去。

古罗夫在门阶上有豁子的踏步上刮掉皮鞋上的雪，朝站在身后的保镖问道：

“你连换一副新铰链的力气都没有了是吗？”

“我是另有职责在身。”小伙子推开吱吱叫的房门，让古罗夫走进照明不佳的楼道。

紧靠楼道的是一条装着破扉的窄通道，显然通向储藏铁锹、扫帚等日用杂物的小屋。古罗夫用脚踢走一个空酒瓶，迈步来到门口。房门锁着，但用的是极为一般的锁头，只能防范低等的小盗贼。古罗夫看了看脏污的地板和尘封的电灯，默默走进电梯间。

保镖用暗号摁响了电铃，古罗夫用手捂住门上的猫眼，但主人什么也没有问，立即开了房门。

“您好，快请进，”主人淡淡地笑笑。

他比古罗夫高，比古罗夫重十公斤，也许更多，穿着西装，白衬衣上结着领带。

“晚安，尤里·卡尔洛维奇。”古罗夫握住宽厚有力的手，